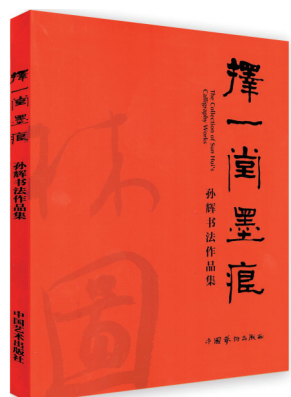


序与跋

石韞玉而山辉

——孙辉其人其书

王志安



认识孙辉兄已经很多年了,当时他的QQ网名“常文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这是他的真名,所以在未谋面之前,我都很客气地称呼他“老常”,他也没有任何异议,照样很爽快地回应着。

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对人的交流产生巨大的影响,论坛时代过后迎来了普遍玩QQ的年代,忙碌于各个群之间是我们每天的网络生活常态。早忘了最初是谁把我拉进他们的QQ群的,那年我刚拿了全国第二届网页展的最高奖,但于书法圈其实是一个新人,认识的书法朋友也不多。进群之后才发现别有一番天地,聊书法也能聊得那么有趣,或者说大家聊的不仅仅限于书法,比如美女,比如人生。我并不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多数时间都在看他们聊,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老常”就是群里比较侃的一个,用句俗语叫作“口活真好”,他讲起书法来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让我由衷地佩服。

熟络之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孙辉,“常文广”是其职业代号,他在常州市文广系统工作,据说他曾经获得过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及全国广播电视金话筒奖百佳节目主持人,相当不简单。所以对他的称呼也由“老常”变成了“辉哥”。初次见面是几年前我受邀去常州参加一个活动,辉哥很热情地开车来接我,我一瞅,干主持工作的就是不一样,头发些许花白,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的语调和声线乍听之下就如春风拂面,清和安逸。用古代笔记小说的笔法来写大概是这样,“孙辉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开车出常州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攀之”。别看辉哥一派斯文景象,开起来却风驰电掣,“我喜欢大脚油门”,他这样说。果然是老司机,估计坐他车的美女们没有不心动的,因为确实神经要绷得紧紧的,心跳加速!那一

早春

陈开和

江南的春天似乎来得早。立春一过,人们便开始对春天充满着遐想,也许是寒冬太久的缘故。过了雨水,气温偶一升高,性急的人便耐不住长冬的寂寞,立即脱去臃肿,想看看自己是否苗条依然。还没等看清来自己真实的模样,寒风便不期而至,打你个措手不及。如果此时你还沉浸于顾影自怜之中,接下来医院就会对你敞开心扉的大门。

律回岁晚冰霜少,却未必不冷。春寒究竟有多寒?农谚云:“春冻骨头秋冻肉”“春寒冻死牛”,想来不是空穴来风。冬天虽冷,大雪飘飘,如被覆地,冷也是肌肤之冷,况且还有心理准备。春天虽然回暖,思想麻痹,放松警惕,寒流突然杀到,感觉就是彻骨。书上说“春寒料峭,冻杀年少”,固然也不是妄谈,“峭”是尖锐锋利之意,足见春寒是峭心入髓。世上的事越是接近越是艰难,眼看着胜利在望,却也未必能够享受得到,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常有,死于最后一场战斗的最后一枚子弹,只能是命该如此。春捂秋冻,慎终如始,还是要听的。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易安时代的真切感受照样适应于今天,虽然近年来一直在嚷嚷全球变暖,似乎就局部而言也没什么变化。早起晚归的人们在寒风中一样瑟瑟发抖,行色匆匆;开车的一律把窗户紧闭,从身旁一飘而过,卷起的气流使你哆嗦的同时,似乎车速也不自觉地加快了许多。一天的劳累,伴着昏黄的路灯缩着脖子回到家中,即使“三杯两盏”老酒,又“怎敌他,晚来风急”?

衣物也被不停地翻拣和更换。刚刚放进衣柜的棉衣迅速面世,虽然有些褶皱和污垢还没有熨烫和清洗,也只好本色出演,“二世为人”,

次,辉哥还带我去领略了一下常州的大澡堂子,一堆光着腩的大男人在那晃悠,那场面我其实在兰州军区大院里就见到了并不稀奇,辉哥也是表露无遗,其人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倏俄若玉山之将崩,实在令人垂涎欲滴。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将书法视为其追求一生的东西,奇哉!伟哉!

一年后,我们的交流阵地也从QQ群转移到了微信群,几个天南地北胡吹海侃的朋友一时兴起弄了一个名为“墨社”的极其松散的组织,因为实在过于松散目前处于半瘫痪状态,尽管搞过几场不错的活动。在这个纷纷扰扰忙忙碌碌的社会里,大家各忙各事,辉哥依然是群里十分勤奋的一个,常常冷不丁发一件作品上来让大家点评,只要有第一个跳出来谈谈看捧,群里一众损友就会开启复读机模式,这帮德云社的编外人士不出意外地基本都是一通神侃,本着“互相吹捧共同提高”的原则没羞没臊地吹捧,其乐融融。

辉哥篆隶楷行草兼擅,大小字皆长,特别是其碑派大字楷书尤其精彩。碑派书法质朴刚健、雄强豪放之美,既要有蕴藉风雅的字态,宽博圆逸的结体,浑挥开张的气势,又要有篆之势、隶之意、草之情。虽然我个人不写北碑,但对于碑我还是更倾向于它应该要有较流畅的书写性,太刻意地去强调碑的刀斧凿刻点画特征并不是正确的写碑之法,那样很容易陷入工艺化的怪圈。具备书写性特质,北碑才是鲜活的。辉哥的大字楷书取法北碑又糅合了一部分唐代褚遂良的元素,使原本棱角分明的碑派书法多了一丝柔美的江南气息。都说“书如其人”,辉哥老家是东北的,毕业于武汉大学,工作在江苏常州,是很典型的“北人南相”,温润如玉风度翩翩,这样的气质诉之于书法其风格足可想见。其他如行书,小楷也都是书卷气十足,雅致斯文,在讲求刻到笔法的同时,又极致追求篇章布局观感,令人爱不释手。所以近年来他频频在全国各大书法展赛中入展获奖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辉哥的书法成果已经足够丰硕,但他并不满足。依然毫不懈怠地坚持临习各种古代经典碑帖,听说最近要集结出书,其锐志笃行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陆机《文赋》里有云“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金牌精英男人辉哥,“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忽有故人心上过,临安宗亲根样兄。

说是宗亲,其实细究却是两百年前的旁支,也只是10多年前见过,然而那一面之交及其后的联系,让我难以忘怀。

2014年仲春,我因寻根问祖,驱车3日从常州、慈溪、余姚、余杭,一路辗转之当时的临安市天目山镇西陈家村,终如所愿,遗憾没有宗谱。再到原东天目山乡的所在地夏村东陈家村,其时暮色四合,便就近在一旅馆入住,店主与我攀谈知我此行目的,便热情地说:“找根样。”

我说:“根样是谁?”店主说:“他出生于此地,现住临安,退休后返聘临安市政公司,为人热心仗义,对陈姓宗族之事也十分了解,我来打他电话看看他是否有空,只是临安到此也有几十公里路程,估计也要明天过来,你先到对面饭店吃晚饭吧,晚了要关门的。”

我说:“不急,明日无妨的。”便和司机一起到马路斜对面的乡镇饭店点了几样小菜,温了一壶绍兴老酒,慢慢细嚼起来。

酒馨上饭之时,门口进来一人朗声道:“哪位是常州客人?”

我抬头一看,来人身材颀长,腰背挺直,面含笑容,眼露热忱,我马上站起来,趋步上前:“我就是常州来的,您是我老兄。”

来人伸手就握住我的手,看着我说道:“我是陈根样,看来你比我小得多,叫你老弟吧。”

我说:“老兄贵庚?也大不了我几岁吧?”

他哈哈一笑道:“大得多啦,到年就是70岁了。”

听他言谈,看那身板,怎么也不像古稀之人,更想不到竟然会立即驾车赶过来,心中一股暖流涌起,我紧握住他的双手摇晃着说:“老兄……老兄,真正是我老兄。”

我们的声响惹得旁边一桌的几个客人停箸注目,议论起来:“多年不见的亲兄弟见面吧?”

“这年代哪有兄弟多年不见的?”

“结拜兄弟,肯定的!”

我向他们微笑着点头,邀请陈根

义兄

陈东平

祥入座:“一起吃点吧。”

他说:“我吃了,你们吃吧,这里是我老家,店主也是本家,我找他说几句话。”

如此,我只好随他自便,一会儿我们吃完,司机去结账,没结成,说是刚才那个人已经结了,他说他在我们住的旅馆等我们喝茶叙谈。

“啊!这……还真是个古道热肠之人。”我不禁感叹。

回到旅馆,店主领我到一小会客室,茶早已泡好,又是一番热络让座。陈根样便询问我此行详情,我一一告知。

陈根样听完后便道:“据我了解,你们天长一脉是此地原西陈长子后裔。现西陈是次子后裔,我们和东陈、西陈虽同脉,只是有点远了。”

我说:“我也是刚刚知道。所以,我来东陈也只是想碰碰运气,看看能否觅到清代咸丰之前的德睦堂老家谱。”

“不管东陈西陈,近支远房,只要陈姓,你我便是兄弟,有事我终要尽力相助,明天我带你上山下山问问。”陈根样爽快地说:“山上村里我还有老房子的。”

接着话题又从老房子、陈姓起源、天下陈氏出义门、宋仁宗家史实说到我是常州人为何又是安徽天长德睦堂的。现在给我提供资料的西陈家村陈向前父子他也有耳闻,勤劳、精明、有头脑,特别是陈向前会发达的等等,一谈到11点半才结束。我仁立着看他的身影隐没在远处暗淡的灯光中,深深领悟了“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的真意。

第二天上午,陈根样陪着我们挨门逐户查问家谱,事虽未果,但每户家主都是让座奉茶,十分热络,那份淳朴真诚,感人肺腑。时近十点,因客户来公司我便急着回常,他也不与我客套,建议我走近路翻越天目山,能早到家一两个小时,并驱车10公里,带着我们到太湖源镇后上天目山的路口,临别又拿出早晨已准备好的天目山山珍、笋干、木耳、山核桃,塞到我车里,挚诚之意令我钦佩。虽是初识,相处一晚半天,真如亲兄弟一般。其后数年我们联络颇多,重要节日互致问候,

俨然故旧挚友。

2018年深秋,我邀请他来常州做客,他欣然应允,却迟迟未至,数次催问后才得知,他因小中风不宜前来。我欲去看他,他说:“老弟呀!你又搞企业还搞文学创作,时间金贵,免了吧。”我坚持说去,但他坚决不肯告诉我新址(原来住地拆迁另租赁了住地),我也只好作罢。与他儿子互加了微信,给他转上一笔心意,几经反复,硬是退回。年底反而让其儿子又给我寄来两袋天目山的野生山核桃和其它礼物,其情其意,实难忘怀。2019年我出了新书,2021年我的剧本荣获全国性大奖,给他寄去,他欣喜若狂,为我欢呼雀跃,并说对我在剧本中描写的芳茂山十分神往,身体好些一定要来看看。随后,疫情又阻隔了行程。我们的信息往来总是不忘谈论宗族之事,谈到我们共同的祖先,陈霸先的庙就在长兴县城旁边,规模宏大。谈到临安几个陈氏家族之变迁、沿革,谈天目山镇由于区域调整,合并成太湖源镇,谈及家属及儿孙对他的照顾和孝顺,小中风后他恢复得几乎与原来一样,只是行走时稍有跛状,不细看几乎看不出来。我听后自然是十分高兴,也告诉我们祖籍天长德睦堂的人丁兴旺,已有五六百人,二次重修了族谱,每年还开家族大会,族人不忘根本,慎终追远,每每去第一代妣迁祖陈仕公墓前拜谒,十分虔诚,这些令陈根样心仪不已。

2023年新春通话时,他对我说:“兄弟,今年你到天长去开家族会前要通知我啊,到时我先去看看你们常州美景,特别是经开区传说中曹雪芹生活过的地方、南侠展昭手植的千年古银杏,品尝你们横山桥的特色百叶、水芹、芙蓉螺蛳,然后跟你一起去参加家族盛会。”

闻言,我十分兴奋:“老兄,你能来常州是我的心愿呀!我们天长宗亲族人,特别是陈树松、陈山盟、陈荣庆兄弟等近房兄弟、叔侄,每提到临安高圆头老祖地都十分神往,钦佩老祖地有你这样有情有义的宗亲。”

2023年12月2日,接到安徽天长堂弟的来电:“德睦堂陈氏家族会16



《京杭大运河揽胜图》之浙江杭州 拱宸桥、钱塘江段 0.95×17.85米(局部) (国画) 高鸣

一支素笔写春秋

——谈杨绛之才

臧刘昕

提及钱钟书,我们脑中第一反应是《围城》,说到《围城》,脑中就会蹦出那句“婚姻就像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这种不想思索的联想,足见钱钟书和《围城》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和分量。

其实,在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还没写小说成名前,杨绛就以剧本《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而声名远播。当时,上海正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风云多变,世道艰难,为了生存,杨绛一边做小学代课老师,一边利用空闲时间写剧本。那时,她刚三十,却有着一般女作家少有的诙谐幽默和豁达心境。她以一种旁观者的冷静与慈悲,描绘着自己笔下的众生相。那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或真实,或虚

江南春雨

杨道

不知从何时起,我竟喜欢起雨来。我喜欢下雨的日子,尤其喜欢江南的春雨。雨让我感觉到,心灵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恬静、安适。雨滋润着大地,也滋润着我的心田。

“雨打江南树,一夜花开无数”“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就是杏花春雨的江南。

江南的烟雨,朦朦胧胧,散发着诗意的幽韵。阳春三月,正是江南草长莺飞的季节,缕缕雨丝轻轻飘落,细细的,斜斜的,轻柔细腻,仿佛不是落下来的,而是如春风一般拂过,轻轻地滑落在我的脸上,又好像是浅浅的吻,吻

着我,但我欣赏你。”就连女儿钱媛也这样公正地评价:“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钱钟书听完大笑,这是一种心悦诚服的笑,是一种引以自豪的笑。在这世上,没有谁比钱钟书更懂得欣赏杨绛的睿智和才华了。

即使到了晚年,杨绛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在92岁高龄写下了散文回忆录《我们仨》,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杨绛用简洁深情的文字,向我们娓娓道出一家三口聚散悲欢风雨相守的故事。没有断肠的词句堆砌,没有凄凉的情感渲染,可那句一咏三叹的“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不知触疼了多少人的心,润湿了多少人的眼。

她是民国最后的女才,经百年荣辱,写百年沧桑,却始终坚守内心的淡定从容。她用一支朴素的笔,书写明净坦荡有情有义的故事;她携一颗澄澈的心,走过悲欢交杂冷暖交织的岁月。她的人生,就是一本厚重隽永的书,值得后人去捧读,回味和铭记。

江南春雨

杨道

雨一直下,雨丝就是情丝,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思念的薄纱,被风轻轻撩起,落在眉间心上。总会在这样的时刻忆起那段不算久远的往事,那张印在内心的面孔,没来由的在我脑海里想起。雨夜,有一许伤感,一丝浅愁,一缕思念,想起曾经那个美好的雨夜。“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人到了中年,感觉生活就是一次苦旅,浑身沾满尘世的灰尘,期望这场绵绵的春雨,停下脚步,抚慰心灵,让枯燥的身心获得雨水的清洁和滋润。岁月蹉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是淡淡的忧伤。

雨后天晴,空气清新,嫩红嫩黄新叶,散发出淡淡香味,甜甜的,拂的气息。时而,一阵风吹来,凉凉的,拂起地上散落的红黄落叶,沙沙地响……

号开,望早日安排。”并通过微信把大会主办户主的请柬发给了我。

挂了电话,我随即给根样兄打电话,可是提示音说是空号,怎么会呢?4月份清明时节还通过电话,再打还是空号。这让我颇感意外,可是也没其他联系方式呀,又不知其家庭地址,当时加的微信,用的是网名,试着发了几十个疑似号码,结果只有一个回了信息说:“先生,我家是东北的,不是你要找的人,请别再发啦。”

急迫中想起一个安吉的朋友,打了电话让其帮忙查找。对方爽快说她会请临安的朋友帮忙打听一下,等有消息再告诉我。等到14号,仍然没有回音,只好作罢。

家族会后,我总是放不下此事,想专程去一趟临安吧,但没有详细地址,加上年底诸事繁多,也就暂时放下。过完年又想起他来,心中偶然掠过不祥之感。最近安排好手头工作,便去专心寻觅。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他在临安人社局工作的儿子陈国兴,这才得知根样兄已于去年5月23日再度发病,猝然而逝。那一刻我泪迷双目,不胜唏嘘。有的人相处几十年,形同陌路,而有的人一见如故,情同手足,初说是缘,实则是义气相交呀,义气相交者不在于时间长短,更无任何功利之心。

义,是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规范之一,体现一种超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范畴,先圣曾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仁、义二字也成为儒家思想的标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传承千年。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大义凛然、取义成仁的英雄气概,光耀千秋。即便是商业贸易也有着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在国人各个阶层的理念、交往中,对义有着全方位、多层次的诠释。“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见得思义、见义勇为、舍生取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等等,不胜枚举。义,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即便在当今这个喧嚣趋利的时代,义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也在发扬光大。据此,浙江临安陈根样兄不惟是宗兄,亦是难能可贵之义兄。值此2024年清明时节,谨以拙文表达敬思。

来奢红
积满车
潘新清
明诗
桃花白杏
春山装束
拜扫归
武

24节气之清明

释文:

红罢桃花杏花,春山装束
武奢华! 诗情最是难开锁,拜扫
归来积满车。

潘一新诗 马建明书 胡平 翻拍